

倫理
小說

鵲

鵲 痛

(天津益世報刊登品)

蔭狐著

第一章 病榻訓子

昔人詩云。一回相見一回老。能得幾回爲弟兄。余常誦其言而悲之。誠以兄弟者。幼相提携。長相匡助。視父母則聚首爲長。比夫婦則相依較早。人苟具幾分之血性。未有對於兄弟之親。而漠然視同秦越者也。不謂世風日漓。人心日薄。兄則不友於弟。弟亦不恭於兄。視同懷共乳之情。有如大海之聚浮萍。泛然而相值。甚且白眼頻加。詬言時至。忘父母之訓。貽戚黨之羞。或則以貧富之殊形。貴賤之異勢。幾欲以人事之遭逢。而混其天性。嗚呼。世有斯人。縱具有蓋世之才華。吾亦將避不與面。則以至親若此。遑問其他。此著者當欲草本書之前。不禁爲之輟筆而三嘆也。

著者又曰。人苟負良心上之罪惡。在當時縱悍然爲之。而腦海心房。固已留有鐫刻之痕跡。不過常志得意滿之時。任性而爲。遂以人欲而汨其天性。逮至爲拂逆之環。

境所刺激。則心地漸臻清涼。回憶曩時之所爲。有非人類所宜出。前塵影事。潮上心來。盪氣迴腸。不能自己。遂爾疾首痛心。欲求最終之懺悔。是則夜氣猶存。秉彜未盡。君子固未常不許人晚蓋者也。

本書之宗旨。既已明其大凡。後此即宜敘述其事實。惟以書中之事。令人悵悵寡歡。故當開場之時。即將引閱者入於愁慘之境。但事雖愁慘。而可以感動人之良知。則於世道人心。亦不無大補。縱閱者未能滿意。吾亦無復恤矣。

吾書開卷之始。秋季也。不惟時常肅殺。而氣象亦復陰慘異常。上天濃雲。其黑如墨。而淒風颯颯。冷雨絲絲。似將大地之上景物。盡籠罩於一片蕭森黯澹之內。無論何人當之。均將起不快之感。但天時雖覺不怡。而人事苟能快意。則胸中或較爲坦適。不幸吾書所叙之家庭。其煩悶淒苦。與天時竟有同慨。荒庭半畝。老屋三楹。在此風雨之中。益形寥落。屋內景象。尤復令人不忍注目。床上臥一已過中年之婦。而形容枯槁。似已老邁不堪。則因爲病魔所襲擊。業經奄然待化。旁立一敝衣垢面之少年。

年約二旬以上。以目注其病母。頻頻嘆息。知其中懷杌隉不寧。殆如風中之帆。颯然不定。惟其殷憂所積。誠中形外。或因天性脆篤。將抱有喪母之慟歎。抑或以阮囊羞澀。室無長物。後此母氏云亡。諸事益形棘手歟。二者何居。殊非他人所能深悉。但證諸其面目。只見愁容。無復哀意。似後說信也。

從來父母愛子。其情無所不至。若當縣懷床頭。將成死別。則一片纏綿悱惻之情。盤旋繚繞於愛兒之身。尤非言辭所能喻。斯固不以貧富而異趣。且在貧家。其情乃較富人爲更摯者也。此時垂危之病婦。出其幽咽之聲。以呼曰。伯壻吾兒。汝來前。母將有言。詔汝。少年乃趨趨近床頭。俯身而言曰。母將以何語示兒。病婦未言。已自垂洟之眸子中。流出兩滴之酸淚。乃含怨謂其子曰。自吾歸徐氏以來。辛苦拮据。未常得一日之安逸。雖然。此不足道。乃婦人分也。不幸汝父中道棄余而逝。斯時汝僅十餘齡。汝弟仲癡。纔數歲耳。

身後之所遺。殊不足以維孀孤之溫飽。余乃恃紡績針黹。以謀生計。母子三口之所

需。仰余十指。日不足則繼以夜。斯皆汝目覩而能詳者也。所幸吳蒼眷佑。矜此莞獨。數載以來。汝已置身商界。汝弟亦在塾讀書。吾中懷所蘊之怨。至此乃爲略殺。私謂徐氏家道之興。庶幾有望。孰知萌蘖甫啟。風雨頻摧。汝旣以商號停閉。輟業而嬉。而余又一病奄奄。勢將不起。夫死非余所懼。死將見汝父。余心且慰藉不可名。惟念汝兄弟。未能有成。余死後益將孤露。怙恃全失。來日方長。余目其將何以即瞑。婦言至此。遂氣塞咽喉。不復能繼續其語而下。少年此時。聞其母氏哀痛之言。淚亦不期繼續而落。及見其母氣塞不能復言。乃以手輕捶其母之背曰。母胡爲回溯往事。自亂心曲。須知母病雖深。未必即入危候。將來復起。亦未可知。何事作此傷心之語。令人聞之酸鼻。婦此時氣已畧甦。乃喘息而言曰。吾精力已如膏盡之燈。安望有復燃之日。決此塵網以去。指顧間事耳。吾絮絮語及前事。遂致引入歧路。竟拋荒特用屬汝之言。余奮其臨死之氣。諄諄詔汝者非他。即爲汝弟也。少年聞語及其弟。面上乃露鄙夷不屑之狀。婦曰。汝兄弟命名。出之汝父。蓋取壻簾協和之意。顧名思義。即當善